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五十九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劉天綸

通志卷五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選舉略第二

請改革選舉事件

内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吏部尚書（侍郎）兵

部尚書侍郎禮部每年貢舉人　兵部選舉　京官六品以下應合選注擬者　府州佐官別駕少尹五府司馬赤令不在此例　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　州縣　六品以下官資歴　諸堪充内官及宿衛統帥　禁約雜條　學校

雜議論上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時丞相王嘉上疏曰古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

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而輕易之可乎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孝宣愛良吏有常効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徵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循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閲然其要歸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游意篇章當代博奕以此取士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

門差次録第其末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禄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民及仕州郡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鈌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晉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内官重議曰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

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漢宣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治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于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

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帝雖善之而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

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
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凌駕都正俗
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天監中約又上
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
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
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
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

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當今士子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雕蟲小道非關治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後魏孝文帝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功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録而才非撫民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帝善之薛淑為吏部

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慕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治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近遠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民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民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

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

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竒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髙朝廷據茲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鑚仰墳索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

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唐貞觀八年十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明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明考其文策全否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明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傚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高宗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

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内外行署内外番官親事帳内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勲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人二分不居其一經明行脩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兼有義行者為一等身品彊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及準例合送兵部者為第二等餘量簡為第三第四等第

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勲並準例處分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今之選者亦擇人但人多而官員少擇之無準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襍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嶺南及瘴癘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人依式選聽

奉勅付所司集羣臣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乾封

二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
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沈屈者未申
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虚已
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讐唯能是用讒毁不入誰不竭
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武太后
臨朝垂拱中納言魏元同以為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
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州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
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

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今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為弊致後來滋甚按成周之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

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内史並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别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疏奏不納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之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

雖雜以縱横而漢興求士以行為先既為閭里推髙然後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梁陳之間特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嘗以脩身為務降及隋室餘風尚存文筆日煩政事日靡文帝於是禁浮詞而罪司馬幼之風俗始改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傚皆以浮華為貴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

冀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覔舉夫選曹授職諠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闥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官則潘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

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僥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辭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試守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

道長矣聖歴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内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謂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曰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宜重其選而令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在外者又技癢求入臣愚以為宜立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

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歴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遠縣令遞次差降以為出入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内外通理萬姓獲安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劒中流

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責於謹守其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

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故臣以為選部之法
敝於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令若刺史縣
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内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
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
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
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十七年三月國
子祭酒楊瑒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
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舉徒虚費官廩兩

監博士濫縻天禄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歳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左監門衛録事參軍劉秩論曰商鞅説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彊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

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
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
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
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
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羆等經淮造
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
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
不堪剡弊由是精通秀頛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

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民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甿庶非尚賢之術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

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任人之制以勲賞功以才莅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官乏禄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

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邪又曰三代之制家有世業國有世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為官世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世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劉氏世擾龍籍氏世司史庾氏庫氏世司出納

制氏世司鑄鐘即其事也至後代以世卿執柄益私門畀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桓革世卿之失而不復世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為此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三代建侯與今事異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

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襃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導性靈奬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問目不立程限故脩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

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其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民决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撡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

本啟昏窒明故士子捨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功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選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脩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縻費實甚非唯妨闕生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

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而四方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并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以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

本州所試悉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煩雜因此偷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詮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

語孝經為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試策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為虛無益於政令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為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内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

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通八以上為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為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

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搉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口問並准前

一進士習業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牋表議論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為上理通詞平為次餘為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内問經問聖人㫖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求隱僻詁名數為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

一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

元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之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正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二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㫖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髙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

一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

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實録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一天文律歴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録事參軍及長吏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

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都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僞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茍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

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絶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

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二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以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

選人條例

一其前資官及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不滯官得其人

一不習經書史無以立身不習法理無以効職人出身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

文斷決其有既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宏雅超然出
羣為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
可觀為第二等判斷依法頗有文彩為第三等頗約
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及其理無失為第四等此外
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不得拘以聲勢文
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
亦捨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
以懲之

一其授試官及員外官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中請令所在審加勘責但無偷濫並准出身人例試判送省授官日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黄衣選人例七品六品官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惡約判之工拙也

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歴任既久經試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可復為偽濫矣自有

兵難仕進門多僥倖超擢不同往日並請試判待三
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任依舊法其曾經登科及有清
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已經選擇並不試
依常例處分
一每年天下選人欲赴來冬選則令秋九月依舉人召
集審勘責絶其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令相遠
絶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
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審

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人具名下本道觀
察使追之限十月内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判類其
書蹤及文體有偽濫者准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
資序隨穏便注擬
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
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人
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
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為

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
網羅才能隅年先試令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色舉
選人並請准所在寄莊寄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既不
慮偽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弁責重保知非偽濫即
准例處分
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常
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
一諸以廕緒優勞准勑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

官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依資授正員官

一諸合授正員官人年不滿三十請授無職事京官及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

後論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令外州送判則身言闕失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説合理此皆才幹之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

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覲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説乎對曰夫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輙數千人三銓藻鑒心目難溥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

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遥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致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隣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為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

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為此餘何足觀若有志
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為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
備但舉而行之耳有司復曰其有効官公清且有能政
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
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
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
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
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令口問之令其講釋若不

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專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令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令併為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狗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狗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内併問之乎

雜議論下

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議曰計近代以來爵禄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禄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蘭陵後光武廵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

子不得蠲戸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廕子弟重承恩奬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世冑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禄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民致治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為貴其苦樂利害與工農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植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升仙不得仕者如沈泉歡娱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是以言禄利之資太

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令畏憚靚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禄而安榮哉顧漢之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叙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禄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爲官如此易享禄

如此厚上法如此寛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旣濟以為當輕其禄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于旁揖而授之不敢受寛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仕之門不扃而閉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任才授

職計勞升叙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之閒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于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刋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蠹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或以

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按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

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寛事詳而官審賢者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

選舉雜議七條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徳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徳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兹懲勸足為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寖以訛謬使其陵頽

今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摶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蚩騃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為人蔽者或善為姦濫祕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常聞焉若銓不委

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導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文拳操斧鉞以臨其民無益也非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

授職何常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隣交質多非實才柰其濫何答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牧郡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迹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踈容其姦謬

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秪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歴者寧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為吏曹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則職當主辦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况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

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況造偽作姦冒名接脚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剥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俗謂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百倍而多者也

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

為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歴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從弊誰任其咎若守牧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

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五或曰今人多情故吾恐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日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將目前以言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嚮令諸使僚佐書授

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茍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𡚁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柰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禀朝命攝官承乏之茍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茍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為已任上酬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

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復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閒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茍而誰為茍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禄人皆怨嗟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夫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禄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

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則有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纎帛享其禄廪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與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惟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

馬

請改革選舉事件

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

右請宰相總其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可否

吏部尚書侍郎

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

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刺舉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

署之而後行諸官長若犯他過使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准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丞彈之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即左右丞得彈奏

兵部尚書侍郎

右請掌議武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

掌准舊

禮部每年貢舉人

右並請停廢有別須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

兵部選舉

右請停廢昔隋置折衝府分鎮天下所以散兵及唐武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忘戰則武官武選本末可徵今内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所在至多誠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誘入况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堪戰鬬而坐享禄俸規逃征傜今請悉停以絶姦利

京官六品以下 應合選司注擬者

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勑牒并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禄各給半

府州佐官 別駕少尹五府司馬赤令不在此例

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縣尉 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上官亦同六品官法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正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觀

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士下州判司錄事參軍不在此例

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

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後成官並不用聞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並全給祿俸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官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

州縣

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上中下縣為五等赤畿上中下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繁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周歷即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衆級以懲僥心則官達可期羣才無壅

六品以下官資歷

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唐家因隋為四近又減削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官未滿即任召用並無選數若才行治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官代換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

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

諸道使管内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略

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絶及懐才未達隱徳邱園

或堪充内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吏部將校偏裨

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可為統帥者申送兵部

右請不限少多各令長官具述才行謀略舉送朝廷皆

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

每官職有闕及别須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禄勲領三署郎稱

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遷其官若自用僚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

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迹德行才能請授其官其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即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本官帶州縣職即申吏部帶軍職即申兵部吏部兵部謄其詞而奏云得某使某曹司某州府狀稱以元狀人入按每使每司每州各為一簿

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

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其所犯人自依常法本條處分一人奪祿一年諸使無祿者准三品官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二人奪賜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從綠降綠從碧三人奪階及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勳四人解見任職事官已上任者並追解之五人貶官節度觀察使降為刺史刺史降為上佐皆以邊州六人除名有犯贓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倍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若舉用後續知過謬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此謂所知不審舉用失誤者

一所舉官有因姦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

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所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

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為首規

求者為從

杜佑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治故建庶官

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

稷契蓋所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

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

而郡國佐吏並自奬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内官有僚

屬者亦得徵求俊彦曁于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為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閥閲罕考行能選曹之任益為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内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治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哀是繫自魏三主倶好屬文

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於隋世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有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緬覩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莫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

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兹厥後轉益煩廣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戸千途入為仕者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歴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

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闊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剖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沈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内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

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究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其無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絶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茍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

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民甿民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治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治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敝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學校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商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文學之士然帝本

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好黄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乃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

之科後漢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享會以此為常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

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
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者及將校子弟見為郎
舍人者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
常為作品式從之晉摯虞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
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
子不通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
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

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用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故曰國子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

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令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

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權立行太學行釋奠禮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行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版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國學以訓冑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然品課無

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中間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終不施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泰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道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

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之國學太學兩存可也時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

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學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三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隷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

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叙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凡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三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

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

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補

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

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

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

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

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

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學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都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而薦送之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冑禮二十六年正月敕文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

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永泰元年正月敕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子弟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籝金器成琢玉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數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通志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六十六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録監生臣曹方昇

通志卷六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刑法略第一

歷代刑制　肉刑議　赦宥

歷代刑制

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

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後又作禹刑　商作湯刑洎紂無道廼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揭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

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磔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遏訟者告而誅之坐為盜賊者其孥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稾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劓者守關

宮者守内刖者守囿髡者守積王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剪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命呂侯作刑訓夏贖刑訓夏禹贖刑之法從輕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神鬼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恠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行偽而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

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長武公為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者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

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世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

斬及戮其屍士卒死皆戮其屍其後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二歲後又體解荊軻及平六國制藏詩書及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髡髮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為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

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其三族　漢高祖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秦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髡其耏鬢曰耐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

章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過誤之言以為妖言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耳孫元孫之子也令以上造有功勞内外孫有骨肉屬連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舂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參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三歲刑也人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全之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民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從輕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髠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髠者完之矣當黥者髠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盗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罪人獄已决完為城旦舂滿三歳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歳為隷臣妾隷臣妾一歳免

為庶人男子為隷臣女子為隷妾隷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亾逃及有罪耐巳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笞數既多亦不活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夏孟反其餘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

盜他物謂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也鰥寡人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

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厚一寸其末薄半寸竹平其節）笞臀（先時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調發煩數民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遍睹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

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所居而問之）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為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具峻酷篇）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

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内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

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
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
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
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三十一事著于令陳
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鉗鑽諸慘酷之科解
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于令寵復校律
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令律令犯死刑者六百
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

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已除宮刑令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則具事矣今申明之除獻帝初應劭又删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

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明

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追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為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

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盗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盗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

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系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弘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弘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

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為律首司馬

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邱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懐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隷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産育則他族之母無辜

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有司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卲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鄭冲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預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卲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合三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

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

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

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
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
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
虧禮廢節謂之不恭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
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
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
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
之彊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

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夫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五刑成章輙相依準法律之義也　東

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剏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輙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關塞以壊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輙改法制此為以情壊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

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論之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鞫之詳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刑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

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而坐者無恨

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罪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刼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

刼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髠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

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

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其鞭有刑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刑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靻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稍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

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

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自餘一用梁法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二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録寃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治察囚徒寃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晋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寛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

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

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内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稾其癈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産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贖貨太延中詔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克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

貪暴於閭閻太平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丈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

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鑕砧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石縋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

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

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

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

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

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既甄削便

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

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

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於縣則降為鄉男五等爵

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及齊神武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强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戸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戸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刋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决獄猶依魏舊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

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戸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偽七曰鬭訟八曰盜賊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

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者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者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

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續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闇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揭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

之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别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跋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

五曰婚姻六曰戸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宫十曰市廛十一曰闘競十二曰刼盗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毁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

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内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

三曰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讐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惟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惟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

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

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大抵持杖羣盜一足以上不持杖羣盜五足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足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足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

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惟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没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

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

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惬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閲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

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惟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蹖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

决悉移大理按覆事畫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决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决之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釁門子弟

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州犯罪被戮之門
期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
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
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
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
三曰倉庫十四曰廄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
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
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

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歛繁滋盜賊蜂起吏爲嚴制

肉刑議

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遂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之欲反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其意遂下令曰葢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

戮而民弗犯今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而姦不止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髠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班固之論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

之流俗以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羈而御馯突以繩縶馬口謂之鞿絡馯突惡馬也馬頭曰羈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全人之生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于穿窬之盜忿怨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贓若此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人既不畏又曽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思所以清源正本之論删定律令簒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簒行肉刑欲死邪

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 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崔寔鄭康成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及曹公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為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

生類多趨惡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莊智如孫臏究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故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太初河南尹李勝相論難勝主肉刑而太初不主肉刑

凡往復數四文多不載丁謐又論曰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刵劓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固可知矣湯武

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為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髠過三十輙重髠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復從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聖王

之制肉刑遠有深理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今宜取死刑之限經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

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非此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暨至後代以時嶮多難囚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而今常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也疏上又不見省　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衛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戸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勾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

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引班固之論以為據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寛法以育人然懼羣小之愚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民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以

止之乎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興末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

皇所為留愍今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宏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太初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敖宥 放生附

易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寛也人言殺殺之言寛寛之上服劓墨下服宫刖之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黄鐵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禮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

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

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狀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
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貞觀二年七月上謂
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
幸一歲再赦婦兒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
賊良民昔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
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
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武太
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春生秋殺

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
理也一乾豆二賔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
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二
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
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
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如
有貧賤之流刹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

一人終慮未能總絶但益恐嚇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内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恵未洽於平民何則江湖之

饒生育無限府庫之内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
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民且鬻生
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
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减貧無之徭賦治國愛民其福
勝彼二年九月勑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
犯者先决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嚴加禁斷

通志卷六十